

# 美國華裔應如何面對種族歧視？

當前最熱討論主題：美國的種族歧視還存在嗎？當然存在。但我一直認為如果沒有極端勢力挑撥，美國的種族問題早就不嚴重了，可有些選民把這個問題當成是自己做選擇的首要問題，那我們就展開來討論一下，看看應該如何應對。

首先要分清輕重緩急，看看種族主義 1)僅僅是某人的想法，還是有行動；2)只是讓人感覺不舒服，3)還是對別人生命有威脅。對於第一點，我們需要明白那是別人的自由，雖然不應鼓勵，但也無法通過法律禁止，否則讓政府來監督別人的思想，政府的權力會極度膨脹，美國會變成極權社會，所以想都不要往那邊想。而對於種族歧視的行為，我們首先要反對的應該是第三種情況，比如黑命貴主張取消警察、隱形地鼓勵打砸搶、主張法律面前黑人高人一等、禁槍、等等，這樣的組合不是要置身材相對矮小個性相對溫和的美華于死地嗎？為何很多成人抱怨 racism 的美華對此毫不在意，還要繼續支持見到黑命貴就下跪的拜登呢？死于非命的美華有多少是死于黑人之手，又有多少是死于白人至上主義者之手呢？為何很多人最怕的是後者而忽略前者呢？



持了一定距離，另一方面也在政策上善待黑人，加上經濟政策的成功，現在川普在黑人和墨裔中的支持率飆升，預示未來美國種族關係會更融洽。

### 3)種族主義符合人的天性，只有堅持法治才可能克服它。

叢林世界裏人要生存就需要抱團取暖，以家庭、氏族、部落、種族為界限抱團是人的天性。很多人自己喜歡抱團，卻批評別人做同樣的事情，這是無法長久的。身份政治對個人是一種捆綁，個人會失去很多自由。美國之所以被認為是自由之都，恰恰因為美國是法治社會，在一個大家都遵守法治的法治社會里，個人可以依靠法律對抗群體，這樣就不需要抱團取暖、玩身份政治了。奧巴馬的八年把身份政治玩到極致，並利用他們掌控的資源在他卸任後挑起文化戰爭，繼續大力推行包括身份政治在內的一系列左派的政策，不但是落後的象徵，而且我們亞裔人數少，玩那一套很容易被別的族裔當籌碼犧牲掉。比如大學錄取就越來越用族裔限額打擊東亞裔，川普的司法部控告這些學校，顯然是在幫我們美華對抗種族主義啊，為何很多美華反而不領情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絕大多數人都是最佳選擇，尤其對我們聰明勤奮的美華。

### 4)文化隔閡或衝突本不是種族主義。種族

是先天的，文化是後天的，兩者不應混淆。種族無法改變，但文化可以融合，我們既然選擇來到美國，就盡量少抱怨，應更主動學習美國傳統文化，多和別的文化背景的人接觸，減少誤解、誤會。當我們既瞭解美國文化，又有一般美國人不瞭解的文化背景時，我們其實是有文化上的優勢的。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也不容易，需要學好英文，多瞭解美國歷史、法律、等等。我剛來美國時在學校認識的老印比老中還多，後來因各種原因經常去除我以外 100% 白人或 100% 黑人的場合，我沒有任何不適的感覺，也沒有被人公然歧視過。

### 5)拒絕當軟柿子。

人都有欺軟怕硬的傾向，普遍的成見又認為亞裔比較好欺負，我認為要打破別人的成見，首先需要不符合別人的成見，比如別人認為你慫而你又真的很慫，那還有什么資格抱怨？美國男人重視力量，我建議美華男人一方面多練肌肉，一方面學會擁擠，這樣就有底氣和保護自己的能力，見到誰也不需要怕，即使對方人高馬大。西方白人的文化我們可以學習，但真的不需要特別懼怕白人，他們的暴力犯罪率並不高，而且失去傳統價值觀的白人其實也很慫，這不，很多左左白人現在動不動就給人下跪謝罪，我看不起這些人，誰歧視誰啊？美華千萬不要跟在這些人屁股後面混，不要自己作賤自己。

下面重點談談第二種情況。主要只想說這幾點：

1)我們必須清楚美中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雙方的體制和意識形態決定的，美國誰當總統都避免不了。但是衝突的方式不同對我們美華的衝擊是不一樣的，我們最希望避免的應該是美中直接熱戰，如果美軍傷亡慘重，我們美華的日子不會太好過。那麼誰能夠避免戰爭呢？主張強軍同時又喜歡用非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川普是首選。我 2016 年還不是完全瞭解他時就決定選他，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避免美中熱戰。以我的判斷，當年如果希拉里上台，美中開戰不可避免。民主黨喜歡一邊裁軍一邊到處插手別國事務，結果絕大部分戰爭都是民主黨總統挑起來的，小布什是個例外，也難怪他現在已經跟民主黨人是一夥的了。

2)還需要明白少數族裔欺負多數族裔必然導致社會動亂。我們當然不支持白人至上主義，但反過來聯合其他少數族裔欺負白人也是不可持續的。可以糊弄多數民族讓他們被欺負而不自知，但絕對長久不了，一旦他們發現被欺負，一定會反彈，這是人性，接着就是社會動亂。所以不要只盯着眼前小利。美國不可能變成南非，因為南非的白人比例最高時也只有 22%，現在不到 9%，而美國白人仍然佔 73%。如果美國的黑人像南非的黑人那樣對待白人，白人遲早會強烈反抗的，到時其他少數族裔也會跟着倒

## 全家移民美國頻遭白人鄰居羞辱：亞洲人都蠢

據亞洲青年文化雜誌于近日報道，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加登格羅夫地區，一名越南裔移民者在 Instagram 上曝光了鄰居辱罵、欺凌她及家人的視頻，引起了網友的關注。

據悉，羅恩和薇薇安兩人帶著三個孩子於今年三月移居至加登格羅夫，身為鄰居的馬什一家卻對新鄰居非常不友好。他們在近 8 個月內，對兩人不斷地進行辱罵、嘲笑、歧視等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亞洲人很蠢”、“滾回老家，沒人想讓你待在這”、“我們比你們更優越”這類歧視性言論。

羅恩和薇薇安的一個女兒曝光了一段鄰居辱罵他們的視頻，視頻中，兩人周末下午正在後院安靜地吃東西，馬什家的女兒阿什莉和她的一個朋友在院外對他們大喊大叫，不光辱罵他們，同時還嘲笑他們的智力、外表和生活方式。

“我們每天都這樣做，警察也阻止不了我們。你們憑什麼認為警察會阻止我們對你們這些蠢貨大喊大叫呢？”阿什莉嘲諷道。

鄰居南希稱自己和羅恩一家關係友好，她也單獨發佈了一個視頻聲援這家人。視頻中，南希和男友碰巧看見阿什莉的父親——德溫·

馬什正用言語騷擾羅恩一家，他們嘗試勸阻德溫，但是他卻想和南希的男友打架。後來她才瞭解到，馬什一家人的種族偏見極深，還告誡房主不要把房子賣給亞洲人。

阿什莉的生母與德溫離婚，當她得知此事後給南希發了信息，稱馬什一家長期以來都一直有種族歧視，對亞裔惡言惡語。

羅恩一家另一位白人鄰居對他們的遭遇表示遺憾，並稱馬什一家也討厭他，因為他是這個越南家庭的朋友。據稱，阿什莉曾讓他“滾回英國去”。

事件相關視頻在網絡瘋傳後，涉事社區舉行了一次以“和平街區”為主題的活動，以表示對受害家庭的支持。阿什莉的學校還公開發表了一份聲明，譴責“一切種族主義行為、仇恨言論和偏見”。隨後，阿什莉于周二在 Instagram 上發佈了致歉帖。

“我不知道他們為

什麼這麼恨我們。我們沒對他們做過什麼，我們只想安靜地生活。”Vivian 含著淚說道：“我們曾經幾次給警察局打電話，但警方稱我們沒有受到身體上的傷害，所以不能立案調查。”

周三，南希在臉書上寫道：“薇薇安告訴我，德溫諮詢警察，問他能不能和羅恩一家談話並道歉。起初他們拒絕了，而後警察局又給她打了電話，想讓雙方和解，所以羅恩一家同意了面談。”可以預見，此事將在不久的將來得到妥當處理。



## “你從哪裏來？”：美國華裔家庭難以回答的問題

每次問起父親的出生地，我從來沒有得到過直接的回答。他說是武漢，有時候又說是武昌。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連一個簡單的事實都說不清楚。我的臆測反映了我——一個只知舊金山東部郊區和平穩定生活的女孩的優越感。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他的出生地已經並入武漢，一個由武昌、漢口和漢陽擴張而成的省會城市。



父親如今已經去世，但我好奇他會如何看待新冠病毒。他肯定會更擔心家人而不是他自己。

他的祖國和入籍國的關係會讓他感到痛苦，這種關係已經在美國引發反華潮。我們被告知，“從哪來的就滾回哪去！”

但我們到底從哪裏來的，以及這為什麼重要呢？在其他華裔當中，這個問題是對話的開始，通過這個問題，無論流散在海外哪一個遙遠的角落，都可以定位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自己人。你的祖籍省份可能會給你的性格或特徵留下印記——會決定你的身高、抱負和長相。

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國，二戰結束後逃到台灣島。後來，他們來到美國攻讀科學與工程研究生。

我曾經覺得父母對他們的過去諱莫如深是為了解眼未來。也許，在共產主義的陰影下長大，或者在這個國家謀生的過程中，他們學會了不要透露太多，因為誰知道這會不會對他們不利呢？

所有這些可能都是真的，但我現在明白，我可能忽略了另一個原因。就像父親說不清他的出生地一樣，我的父母也不能確切地說出他們是哪里人，因為童年時期，在二戰前和二戰期間與日本軍隊的衝突中，他們經常搬家。

在舊金山華埠熙熙攘攘的小吃店里，我注

意到父親和推車叫賣的女士們聊天，點了肥美的蝦餃和多汁的燒麥。我們在家里都說國語，我問他為什麼能用粵語和工人交談，這是一種在香港、中國東南部分地區和某些僑民聚居地使用的語言。

“在學校學的，”父親回答。他解釋說，每到一個新地方，他就會有新同學。我現在明白了，那些家庭可能也是為了躲避戰亂，學生們可能會互相學習對方的母語。

他的軍人家庭每隔幾個月、甚至幾周就搬一次家，擠在小旅館里，或者和親戚住在一起，無論他對說了什麼，我都無法完全理解這一切都是什麼樣的感覺。他們一定很害怕戰鬥機逼近的呼嘯，這

會迫使他們躲在洞穴或防空洞里。我收集到的這些僅有的細節似乎都很奇幻：他們一家曾經坐在一輛因為汽油短缺只能靠燒柴獲得動力的卡車逃生。這聽起來像是童話故事——寒冷的黑夜里，一個小孩在森林裡迷路了。

我從未面對過這樣的危險。上大學之前，我一直住在同一個地方，住在我父親——一個結構工程師——設計的通風良好、採光充足的房子里。現在我的雙胞胎兒子、我的丈夫和我的母親也住在這棟房子里。

然而“你從哪裏來？”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同樣複雜，難以回答。更確切地說，我最初的答案——“我來自加州”——似乎從來沒有讓陌生人滿意過。他們的嘴角會微微一抽，雙方陷入久久的沉默。

“我來自灣區，”我會澄清，儘管我知道自己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事情。很明顯他們想知道的是什麼，這反而讓我任性地不想讓他們知道。

“但是……”他們慢慢地說。

我看得出來，他們認為我在誤導他們。有些

人無法掩飾自己的憤怒，因為我沒有透露他們覺得有權擁有的信息。

最後我會說，“我出生在美國，但我的父母來自中國。”

他們點頭，很高興證實了他們的懷疑：我的家人不是這里人，亞裔美國人永遠都是外國人。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在問一個連我父親都無法回答的問題。

當我為了寫一部小說而問起他的童年時，父親給我發了一封郵件，題為“二戰搬家日期及地點”，其中簡明扼要地列出了武漢、南京、惠州、九江、蕪湖、柳州、桂林、貴陽、重慶等地。一個典型的記錄是：“1938 年——在湖南省的攸州、沅陵、辰溪、仙池等縣。”

他的一些地名是用英國外交官和漢學家在 19 世紀使用的羅馬字轉寫，還有一些是用中國在 1950 年代末開始採用的拼音。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Peking”成了 Beijing，“Szechuan”成了 Sichuan，“Mao Tse-Tung”成了 Mao Zedong。同樣的地點，同樣的人，只是拼寫不同。

他的條目以“etc.”結尾，一個拉丁語縮寫，意為“等等”。這意味著接下來的內容與之前的內容相似到不值一提的程度。又或者父親覺得這些信息對於他在美國出生的女兒來說太過瑣碎，她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地方，對它們也沒有絲毫瞭解。

也可能是他不記得了。1938 年，父親還只是個蹣跚學步的孩子。那時，和現在一樣，一家人必須努力為孩子維持一個家，儘管每天都有動蕩，但表面上還要維持正常。

在我父親的出生地，乃至整個中國，新冠病毒的傳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恢復了正常生活。而在舊金山灣區，仍有許多不確定因素。除了今年秋天的防疫和遠程學習，我們還準備了一個急救包。在這個火災季節，世界末日般的天空，落下的灰燼和遮住太陽的嗆人煙霧令我們震驚。

我不知道要裝多少東西，是把

護照、重要文件、錢包和筆記本電腦裝進背包，還是把備用衣服、急救箱、手電筒、便攜式充電器和能量棒裝進滾輪箱？我們可以帶著露營裝備開車逃走，還是只能穿著睡衣逃命？

當父親和家人在中國旅行時，他能帶多少東西？我懷疑是他們只有身上穿的衣服而已。他們幾乎沒有什麼物質上的東西可以提醒他們自己是誰，從哪裏來。

從 1929 年到 1932 年，我祖父在英國格林尼治的皇家海軍學院 (Royal Naval College) 受訓。回程時他曾在斯里蘭卡 (當時叫做錫蘭) 停留，在那里買了一條月長石和藍寶石項鍊。

為了在戰爭中活下來，祖父母耗盡了全部積蓄。

祖母為了湊盤纏賣掉了所有的珠寶——除了這條項鍊，後來被她作為訂婚禮物送給了我的母親。父母把它傳給了我。戴上它，我感覺自己變成了一個天真少女，裸露著光潔的肩膀和蝴蝶般的鎖骨。

發光的寶石掛在精緻的金鏈上，纖細的鏈子如果被鈕釦或一絡頭髮鉤住就可能折斷。然而，這條項鍊卻保存了近一個世紀，我的家人帶著它走遍了我們學會稱之為家的所有地方。我的家鄉就是它去過的所有地方。

我把這條項鍊放進一個黑色皮匣子，然後塞進我們的求生包里——以防萬一，祈禱最後不會失去一切。

